

提前布局的雪(外一首)

■ 郑治兴

提前在北方布局一场雪，
让天空提前举办一场演讲。
白色的云唇，对着厚重的土地，
声嘶力竭地呐喊。秋天的河流
像一条衰老的血管，渐渐萎缩
园区的一排树木，
是癌症患者的一片汗毛。
瘫软无力，萎靡不振。

生命与死神交流的夜晚，
两股对冲的力量
也未能持续到黎明的时光。
保持平衡的协议书，
变成了丢失魂魄的剧本。
只能从布莱希特的片场上，
找到一种灰色的情绪。
一种透明的荒谬，

一种锋利的批评，
才能完成土地对人类的诉说。

山间的银幕

凌空而降的瀑布，
是珠帘垂挂的银幕。

选择了银白色的交际舞，
山崖上葱葱郁郁的植物，
表演着隐晦的默剧。
山林间传出啾啾的鸟语，
河水中响起哗哗的浆声，
石壁上的清泉幽然流出，
恰似仙女流珠，恰似情至深处。

忠于

■ 张海宁

我知道，你与我之间
仅隔着一个字的距离
我生来，不仅属于我
这座城市，于我而言
它像是我童年在外婆家摘下的喇叭花

自由，静谧，娇艳
而它真实地矗立于高原一隅
我不曾带走她
我忠于她

追寻

■ 张峻凯

夜晚
把灵魂扯成碎片
白天，再把他们粘起来
夜可能是他们的昼

风也可能是他们的衣
而你告诉我，只管追寻
所有的执着都不曾荒唐
只需，大步向前方

彩色的冬日

■ 王黎明

光的味道。母亲的审美自是少不了大红大绿的鲜艳色彩。母亲常说：“喜庆点好，喜庆点好，人一喜庆倒霉事儿就不敢靠近了。”记忆中，多少个更深露重的夜晚，当我从梦中醒来时，总能看见母亲坐在窗边，一手拈针，一手握衣。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密密匝匝地缝着，那双牵针引线的手，时而伸向空中，像是要将星光和月色摘下缝进棉衣。就这样，母亲为我缝了一年又一年的棉衣，一并缝进去的还有母亲美好的青春年华。

后来，羽绒服的盛行淘汰了母亲缝制的棉衣。高中那年，我第一次穿上了羽绒服，时髦的款式、便利的设计让我很是欢喜。可是兴奋之后，我总觉得差了点意思。在当时，羽绒服的颜色大多是单色的，以黑色和白色居多。套一件羽绒服走在冬天里，原本肃穆的冬天似乎也因此变得更加萧条悲凉了。

那年冬天，为了逃避城市的压力我回了老家。一日，母亲发现我的白色羽绒服上竟不知何时被刮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小眼儿。和母亲说话

时，我示意母亲不用太在意，因为谁也不会盯着我的衣服看得那么仔细。到了晚上，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时，一回头，便看见母亲已经拿出针线盒，开始给我缝补衣裳。母亲一边缝，一边自言自语道：“喜庆点好，人一喜庆倒霉事儿就不敢靠近了。”那一刻，仿佛穿越了时空，我又回到了儿时拍的午夜。原来，我的一点点不如意，在母亲那里都会显得刺眼，她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不要怕。”母亲的爱就像无声的阳光，无论风雪与黑暗，总能释放出无限的能量，予我温暖与希望。看着母亲略显吃力的眼睛，我终于忍不住湿润了眼眶：……

第二天出门时，看着我白色的羽绒服上长出的一朵火红色的康乃馨。骤然，我便有了一种感觉，原来这个冬天也是彩色的了。

柿岩之焰

■ 朱永强

永怀期冀的绝美一瞬。

任凭溢美的词穷曲尽，在这些实景面前，真的是“名可名，无可名”无能无力。

无论“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杜牧，还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张继，貌似都已把秋色给赞绝了。其实这种姹紫嫣红、惊心动魄的意境感知，永远不可能穷尽。

遥想 35 年前，有暇游历首善之都。恰是红叶季节，自然首选香山。当年映入眼帘的画卷，除了美得让人窒息，流连忘返之外，并无多少唯美之外的心境联想。而今则不然，人过中年，似与红叶的生命周期擦出了些许火花。仿佛从红叶、红穗、红蕾、红果的外在中洞见了它内心的一鞠凄凉。虽未走心切肤，却是相映成趣。好

古往今来，秋色吸吮的文墨，大概不让于春。春种秋收，春华秋实。

北方秋的风物，尤其山色，则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地亮在那里，招引着不同年龄的观赏者，尽情地去形容演绎描摹比赋。秋日红叶，不仅是秋天的顶级名片，更是风光旖旎的猎猎旌旗。文人骚客也好，寻常百姓也罢，只要说到秋，红叶定是绕不开的主要角色。北方秋风渐凉，漫山的墨绿，便日渐一日地披挂了日复一日的斑斓。深浅不一的红橙黄褐粉绿灰，极尽其娇艳妖媚，那炽盛的火焰，直撩得人们心旌摇曳。

火爆出圈的博山红叶柿岩，在抖音、视频、直播、微信种种虚拟平台上实实在在地疯魔穿行，触达于万千手掌，钻进了无穷眼眶。但凡瞥见这令人目眩的渲染画面，自是难以经得住诱惑，据说已连续三年网红打卡全国第一了。那红里透紫的山焰，真的不负人潮涌动的爆棚！身为柿岩当地子民，今秋再不往游，实在妄为此山之子了。

拜访陈嘉庚故居

■ 陈泉辛

福建省厦门市，人称之为“鹭岛”。1874 年出生的陈嘉庚，是一只“鹭岛”里飞出的金凤凰。从浩瀚的海洋、巍峨的群山，一直飞越到了东南亚的一片片橡胶林，在新加坡创业，最后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因为爱好古典诗词和音乐的缘故，与深圳一家钢琴制造企业的管理人员一起，考察了有着“世界钢琴博物馆”之称的鼓浪屿。在风景怡人的小岛上，我听着此起彼伏的涛声进入梦乡，度过了一个诗意的夜晚。第二天，在参观完林语堂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之后，有人建议到陈嘉庚先生的故居去看看，多人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一行三十多人从鼓浪屿乘坐轮渡抵达对岸，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唱着“鼓浪屿之歌”，再乘坐旅游大巴车，沿着纵横交错的高架桥来到了集美镇陈嘉庚故居所在地。

最初对陈嘉庚先生是不甚了解的，导游一路上滔滔不绝地给我们介绍陈嘉庚先生的事迹，我不禁对这位功德卓越的爱国华侨肃然起敬。我们一起来到了集美镇后尾角，也就是嘉庚路 149 号，这就是陈嘉庚先生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这是一座古老而简朴的两层小楼房，始建于 1918 年，听导游介绍，小楼有很多故事。他说陈嘉庚先生在小楼中，运筹帷幄，经商办学，创业兴家，都在此地。小楼也因此成为厦门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的见证者……听导游说，日本人在进攻中原之后，把战火烧遍了大半个中国。在 1938 年的某一天，丧心病狂的日本人用战机对厦门这座美丽的海岛城市进行地毯式狂轰滥炸，把这座小楼也炸毁了……直到解放后，厦门市政府为了纪念陈嘉庚这位对国家和民族有着突出贡献的爱国人士，经过多位建筑学和文化专家的多轮论证、精心筹划，根据原来的设计，重新修建了陈嘉庚故居。小楼在最大程度上按照原来的建筑格局，再次展现出主人陈嘉庚先生的精神风貌。时光流转，几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如今，我

们看到的居所，仍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模样。

在集美与陈嘉庚先生的故居近距离接触，必须以瞻仰向上的姿态。大家在广场上，仔细观摩着这座建筑面积大约有 4000 平方米的小楼，个个脸上都写满了对这位慈善家的无限敬意。我徐步抵近这座具有闽南特色的代表性建筑，不禁被建筑的外立面所吸引。也许是从事旅游地策划的职业习惯吧，我刻意对建筑外立面使用的建筑材料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并用数码相机进行微距拍摄，生怕遗漏了细枝末节，我想研究一下福建建筑风格和材料。后来，我返回深圳后，查找相关建筑资料，才知道小楼外立面采用的是福建闽南民居常用的白石砌墙，用这种建筑材料砌墙，辅之以绿色瓦片盖顶，是对福建传统建筑风格的一种传承。这座小楼的建筑风格总体上看起来显得非常简易、朴实，无不显现清雅典秀的迷人韵致。如今，在和煦的海边，伫立成一道既庄严又婉约的风景。

随着人流，我依次走进这座历经风雨沧桑的小楼，让我心灵感到十分震撼的是，小楼中的房间用作了陈列馆，里面到处摆放着主人曾经穿过的衣服、裤子、皮鞋、雨伞和用于商务的旧公文包，乃至针头线脑，大小生活物品一应俱全。我仔细阅读了主人陈嘉庚的简介，得知了他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于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他从 9 岁开始读南轩私塾，17 岁远度南洋，赴新加坡协助他的父亲经营一家米店。后来，自己独立经营了一家专门生产橡胶的企业，把业务拓展到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成为东南亚赫赫有名的“橡胶大王”。眼前的这座小楼，就是陈嘉庚先生回故乡厦门时自己设计建造的。

行走在小楼间，寻找着一代富豪的生活足迹，感触良多，尤其是到达会客厅之后。一般来说，会客厅是一个家庭的接待空间，按道理应该被主人装潢得奢华大气才是。然而，会客厅里没



有豪华家具及装饰品，也没有价值千金的名人字画等物品来衬托主人地位和身份。一切都显得极其简陋，超乎人们的想象。中国人都讲究面子，外出经商而致富，首先是购买田地，金玉满堂，像陈嘉庚先生这样一位富可敌国的人物，如此简陋的陈设，如何接待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简直不可思议……进入西侧的房间，我又依次参观了餐室、工作间和卧室等生活空间，见到的无非是主人用过的一些私人物品，如油漆斑驳的桌椅、陈旧不堪的木床、破旧的蚊帐、毛背心、手杖、皮包和补丁又补的破雨伞等，这些旧物品在现代人眼里一钱不值，然而它却是陈嘉庚生前勤俭节约的见证。他从小受到儒学教育，一生勤俭持家，即使他后来营商致富，积有家财万贯，也谨遵训，家事一切从简，处处“求缺不求全”。从这些毫无价值的陈列品来看，尽管失去了过去年代的鲜艳的色彩，但掠过百年的风霜雪雨，我们依然领略到了一代爱国华侨的辉煌，一个时代的光与影。也可以从中看出陈嘉庚先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说，整个小楼都透着一种实业家兢兢业业的生活气息。我在心中默默地想，以陈嘉庚先生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建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加舒适，但他一生捐资助教，赈济灾民，大多数的财富用来抗日救国上，自己却是布衣蔬食，过着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生活。

来到故居西侧的一座三层楼房，这一座建

筑是“陈嘉庚先生生平事迹陈列馆”，也是一座闽南风格的建筑。我发现这里有大量的以图片、图表、实物为主的展品，非常形象地展示了陈嘉庚先生的一生，这些展品，似乎以默默地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气氛庄严肃穆，一代精英的事迹是多么感人肺腑。我的目光再次在所有展品的细微环节游移，生怕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也许是管理单位别出心裁吧！这里所有的展品陈列都有条不紊。陈列馆内有厅堂和十多间，每一间房子都有不同的展示内容，陈列以“经商南洋，情深乡国”“倾资兴学，百折不挠”“赤诚爱国，鞠躬尽瘁”三部分为主，非常逼真地展现出陈嘉庚先生驰骋商海的雄韬伟略，经营实业的纵横捭阖，抗日救亡的正气凛然，捐资办学的高风亮节，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后，不遗余力支持国家建设的赤诚的爱国情怀。通过欣赏这些展品和宣传品，想到自己生活中对物质的过于追求，不免自惭形秽

伫立在展品面前，就像随手翻开了一本丰富多彩の编年史，一部记录个人成长的、滋味隽永的鸿篇巨制。我依次用数码相机把这些陈列品都一一拍摄下来，我想，我要以身作则，把这些照片资料作为陈氏家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教育子女。而且，我要形成文字长期保留下来，以便时时鞭策自己，能够见贤思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

岁月不曾抵达

■ 廖光明

时光如水，不经意间，从枝校毕业已快二十七年。当过电工、搞过房改、从事过办公室工作。其间，也曾负责过基层单位团青工作和生产部门工作。岁月沉沉浮浮，工作调换换换，而手中的笔未曾停下。而这笔，有时就像一把刻刀，在额上雕刻出清晰可辨的岁月痕迹。

真的，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扳过时间的手腕。中年的自己越来越感觉到，对不平凡的期许和对平凡的默许，在自己身上开始和平共处。年轻时泛滥的野心，正在被岁月的刀片修剪成条理分明的审慎。

日复一日，我们都已忘记，曾经不肯房贷、车贷的岁月，一度青涩无匹的校园时光，还有更大的愿景和期许。不仅是成名，不惟是富庶，或许还想过探求世上未知的奥秘。彼时我们不衰叹现实，也不兜售梦想。我们不会把同学聚会假设为无休止的自夸与互捧，也不会用鲜衣怒马或潦草随意来定义赢家和失败者。

用北岛《波兰来客》里的话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于茫茫尘寰之间彳亍，时光流淌，只有如烟的往事，在梦境中，一遍又一遍地演绎过往。往事被岁月剪碎，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昨天。我们只能在生命的某个角落，念起那些逝去的光阴。

昔日的风光，已被岁月的风尘消融，只是为了一段无法割舍的心香，孤寂的身影，揣着一些银两。偶尔，璀璨着曾经的过往。

我喜欢听 Beyond 的音乐，他们对人生的感悟现在还不过时。在那首很多 70 后挚爱的《光辉岁月》老歌里，歌词一遍遍唱道，“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残留在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我渴望端给自己一幕鲜活、热烈的烟火人生。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回到地球，实际上已经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回到过去呢？

每到周末，很多时候，自己总被倦怠“包围”，懒得去逛街，懒得去写作，也懒得去看看春天的风景。时间显得是那样的狭长，被挤掉的、落下的时间仿佛全部聚集在了这里，眼巴巴地等着我一触摸。即使躺在沙发里蜷缩着，身体里还是打了洞一样，许多东西慢慢地漏了下去。

倦怠是惰性带来的，原以为城里的日子能治好这种倦怠，可是到了城里才知道，城里也有城里的倦怠。日子仿佛是一堆发霉的珠子，倦怠把那些珠子串成一个圆圈，自己无论捏到哪颗珠子也找不到头。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散失腴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我的这种生活状态，正在渐渐蚕食自己的生活习惯。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每一嗜下得都很轻，几乎没有感觉。直到有一天我翻出在油田分校的毕业照，看到那意气风发的自己，才猛然发觉自己的那件城市生活外套，已经被岁月蛀出了虫眼。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走在自己的路上，眼里却都是别人路上的风景，满怀羡慕乃至嫉妒。直至有一天，一位后来者怀抱五彩鲜花，经过你身旁，你惊讶地问道，美丽的花儿从何而来？他答道，在你的身后，随处都是。你才明白，这些年，自己只顾着观望另一条路的一草一石，却忽略了自己路上的满地鲜花。

由此我又开始醒悟：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不自知，才会要各种各样的物质装点自己，好像有了这些物质标签，我们才有了生命。

人到中年，人生的前半段已完全展开，人生的后半段却还隐在雾中，可以有无数个理由原谅自己的前半生，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放纵自己的后半生。做一个生命的守望者，守望着一颗内心的痛苦，守望者触碰到生命底色的信念和创造，守望着自己时时可以抵达的心灵故乡。就像梵高，在喧嚣的世界真性情地活着，这让无数后人可望而难及。而写作，就是更深刻的自我探索！

